

小人物， 怎么办？

汉斯·法拉达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651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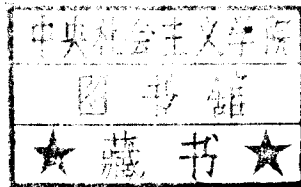
2516.45/5



200403456

小人物，怎么办？

汉斯·法拉达著·刁承俊译·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Hans Fallada
KLEINER MANN-WAS NUN?

本书根据 Rowohlt Berlin 出版社 1933 年版译出

小人物，怎么办？

〔德国〕汉斯·法拉达著

刁承俊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3.375 插页 2 字数 280,000

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8,000 册

书号：10188·667 定价：2.65 元

序 幕

无忧无虑的人

www.ertongbook.com

皮内贝格得知小绵羊的一些新情况，然后作出一项重大决定

现在已经四点过五分了，这一点皮内贝格刚刚才发现。这个小伙子长相秀气，一头金发。这时他正站在罗滕包姆街二十四号门前等候。

现在四点过五分！而皮内贝格和小绵羊约定的时间是三点三刻。皮内贝格重新把表揣进口袋，仔细地看嵌在罗滕包姆街二十四号入口处的一块牌子。牌子上写着：

妇科医生泽萨姆大夫

门诊时间

上午九—十二时，下午四—六时

“现在已经四点零五分了！再有一支烟的工夫，小绵羊马上就会在拐角处出现。算了吧，如今做这种手术已经够贵的了。”

他的目光离开了牌子。罗滕包姆街只有一边有房子，在行车道的那一边，也就是绿化地带和码头那边，是斯特热拉河。这儿离波罗的海不远，在接近入海处的地方，河面很宽。一阵轻风从河面吹来，灌木枝条摇曳，树叶沙沙作响。

“要是有一种住宅就好了！”皮内贝格想。“这个泽萨姆肯定有七个房间。可能他挣的钱不少，他房租要付……两百马克？三百马克？呵，究竟多少，我可不知道——四点十分啦！”

皮内贝格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盒，取出一支烟点上了。

小绵羊在拐角处飘然而出。她穿着白色的百褶裙和生丝上衣，没戴帽子，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舞。“喂，你好，小弟，实在没法更早了。生气了吧？”

“一点也不。不过——我们只好坐着等啦。我等到现在，至少已经有三十个人进去了。”

“他们不会都去看病的，何况我们已经挂好号了。”

“你看，我们事先挂号，挂对了吧！”

“当然挂对了。你的话总是有道理的，小弟！”在楼梯上，她双手捧着他的头，拼命地吻他。“啊，上帝！又见到你了，小弟，我真幸福。你想，大概有两个星期没见到你啦！”

“是呀，小绵羊。”他回答道。“我也不会再嘟嘟囔囔了。”

门开了，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，有一个白色的幽灵叫道：“医疗证！”

“请您让这个人先进去吧，”皮内贝格说，一边把小绵羊推到自己前面，“我们是私费看病。我已经挂过号了。我叫皮内贝格。”

听说是“私费”，那个幽灵便举起手，把前厅的灯打开。“大夫先生马上就来，请稍等一下。请从那儿进去。”

他们从一扇半开着的门前走过，朝另一间房间走去。这半开着门的房间大概就是普通候诊室吧。里面坐着大约三十个人，他们都是皮内贝格刚才亲眼看着进来的。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们俩，房间里响起一阵嘈杂声。

“没有这种规矩!”

“我们早就来啦!”

“我们交疾病保险金干什么?!”

“这些花花公子也并不见得比我们强。”

护士走到门口：“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！大夫先生被吵得没法看病了！你们不要胡思乱想。他们是大夫的女儿和女婿，是不是？”

皮内贝格得意地笑了笑，小绵羊赶忙走进另外一道门。一时间便鸦雀无声了。

“快走！”护士低声说着，把皮内贝格推到自己前面。“这些享受疾病保险的病人都是很一般的。他们还以为，疾病保险机关支付的那一点点钱好象有很多似的……”

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小伙子和小绵羊来到了一个铺着红色长毛绒地毯的房间里。

“这肯定是他的私人会客室。”皮内贝格说。“你喜欢吗？我觉得这太老气了。”

“我感到很可怕。”小绵羊说。“平常我们也是享受疾病保险的病人呀。听听吧，这些人在医生面前会怎样议论我们！”

“你干吗动气呢？”他问道。“情况就是这样。对我们这样的小人物，人家想怎么样，就怎么样……”

“可是，这使我感到气愤……”

门开了，另外一个护士走了进来：“你们是皮内贝格先生和夫人吗？大夫请你们稍等一下。现在可以填报一下你们的履历吗？”

“请吧。”皮内贝格说。护士接着问道：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三。”

“叫约翰内斯。”

停了一下，皮内贝格又说：“会计员。”

语调变得流利了些了：“一贯健康。除了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外，什么病也没有。就我所知，我们俩的身体都健康。”

语气又结巴起来：“对，母亲还在。父亲嘛，没有了，已经过世。我也说不清他是怎么死的。”

然后是小绵羊……“二十二岁——叫埃玛。”

她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娘家姓默尔舍尔——身体一贯健康。父母双亲都健在，身体很好。”

“请再等一下，大夫先生马上就空了。”

“问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，”房门重新关上之后，皮内贝格喃喃着。“我们在哪儿……”

“你不愿意说是会计。”

“那你也不愿说娘家姓默尔舍尔呵！”他笑道。“埃玛·皮内贝格，人称小绵羊，娘家姓默尔舍尔。埃玛·皮内……”

“你安静点吧！我的上帝！小弟，看来我说什么也没指望了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又来啦，这件事怎么老使你……你事先又不……”

“可我……小弟，在市政厅市场上的时候，为了那十芬尼，我就动了气。可是，在我动气的时候……”

“所以，小绵羊，你就克制一下吧。要是你刚才真的……”

“小弟，我不得不……”

“请，”一个声音说道。泽萨姆大夫出现在门口。在这个城市和省区，许多人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这位知名大夫，说他待人厚道，有些人还说他心眼好。不管怎样，他写了一本关于性问题的通俗小册子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皮内贝格有勇气给他写信，

并且敢于和小绵羊一道来找他。

这位泽萨姆大夫站在门口说：“请！”

泽萨姆大夫一边在写字台上找信一边说：“您给我写过信，皮内贝格先生。因为生活不宽裕，您还不想要孩子。”

“是的。”皮内贝格说，同时显得非常尴尬。

“请您把衣服解开。”医生对小绵羊说了一句，然后又接着说：“现在您是想了解一种绝对安全的预防措施。是呀，一种绝对安全的……”他微笑着，在他的金丝边眼镜后面，露出一种怀疑的目光。

“我在您书里看到，”皮内贝格说，“这些子宫套^①……”

“这些子宫托，”医生说，“不错，不过它不是对每个妇女都适用的。另外，使用起来也有点麻烦。您太太是否能够……”

他抬起头来望着她。她已经脱掉了一些衣服，不过还只是脱掉上衣和裙子。她站在那儿，腿儿修长，显得很高。

“现在我们到那边去吧，”医生说。“年轻的太太，做这种检查，上衣倒用不着脱。”

小绵羊羞得满脸通红。

“您就把衣服放在这儿吧。您过来！皮内贝格先生，您稍等一下。”

医生和小绵羊走进隔壁房间。皮内贝格目送着他们。泽萨姆医生的个子还没有这位年轻太太的肩膀高。皮内贝格再次感到，她看起来真漂亮，简直可以说是绝色佳人。他在杜克罗夫工作，而她却在这儿，至少也要两个星期才能见上一面，所以他总是欢天喜地的，对她非常喜爱。

① 子宫托的讹称。

他在隔壁不时听到医生轻声地问着什么，还听到手术器具碰着盘子时发出的响声。他从牙科医生那儿听到过这种响声，这是一种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的声音。

这时，他吓了一跳。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小绵羊的声音——她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差不多是在叫：“不，不，不！”接着又叫了一声：“不！”然后声音就小了，不过还是听得见：“噢，上帝啊！”

皮内贝格向前走了三步，到了门口——怎么啦？会出什么事吧？他曾经听人说过，象这样的医生，都是一些好色之徒……可这当儿泽萨姆又说话了。他讲的话，皮内贝格一点也听不懂。接着又响起了手术器具的丁当声。

然后，好长一段时间鸦雀无声。

现在大概是七月半了，正值盛夏季节。外面阳光灿烂，天空湛蓝。有几根树枝伸进窗内，在海风的吹拂下，频频摇曳。皮内贝格不由想起他孩提时期唱过的那首古老的歌曲：

吹吧，风儿，吹吧，风儿，
别吹走我孩子头上的帽儿！
请轻轻吹拂我的孩儿，
吹吧，风儿，吹吧，风儿！

候诊室里的人在交头谈论。他们感到很无聊。你们那样的忧虑但愿我也有，你们那样的忧虑……

医生和小绵羊出来了。皮内贝格惶恐不安地向小绵羊瞥了一眼。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仿佛是恐惧把它撑大了似的。她脸色苍白，不过却在冲着他笑。开始时只是一丝微笑，接着整

个脸上都布满了笑容，可以说是笑逐颜开，满面春风……医生站在屋角洗手。他斜眼瞅着皮内贝格，急促地说：“皮内贝格先生，避孕已经为时太晚，没指望了。我估计，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。”

皮内贝格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，这真象是当头一棒。他急忙说：“大夫先生，这不可能！我们非常注意！绝对不可能！小绵羊，你自己说呀……”

“小弟！”她说。“小弟……”

“情况就是这样。”医生说。“绝对不会错。请相信我吧，皮内贝格先生，孩子对于任何一种婚姻都是好事情。”

“大夫先生，”皮内贝格说，嘴唇在颤抖，“大夫先生，我一个月只挣一百八十马克呀！我求您，大夫先生！”

泽萨姆大夫显得十分困惑。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明白，这种话他每天都要听到三十次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不。您别一开始就求我做那样的事情。根本就谈不到这个问题。你们俩都很健康，而且你们的收入也并不少，并——不——少嘛。”

“大夫先生！”皮内贝格急了。

小绵羊站在他身后，抚摩着他的头发：“算啦，小弟，算啦！一切都会好的！”

“可是，这根本就不可能……”皮内贝格脱口而出，接着又沉默不语了。这时，护士走进来了。

“大夫先生，电话。”

“您看，”医生说，“您要留神，您会感到高兴的。孩子出生以后，您马上来找我，我们好采取预防措施，别靠喂奶的办法避孕。就这样吧……鼓起勇气，年轻的太太！”

他同小绵羊握手告别。

“我想现在就……”皮内贝格说，随手掏出自己的钱包来。

“哦，对啦，”医生已经到了门口，他又回头看这两个人一眼，随口说道，“好吧，护士，收十五马克。”

“十五马克……”皮内贝格把声音拉得长长的，看着房门说。泽萨姆大夫已经走了。皮内贝格找了半天，才取出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。他皱着眉头看着护士开发票，然后接过了发票。

他脸上露出一丝喜悦的神情：“这笔钱我还可以在疾病保险机关领到的，对吗？”

护士先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才看着小绵羊。“妊娠诊断，是吗？”她根本不等别人回答，接着又说：“不，保险机关不会补贴的。”

“过来，小绵羊！”他说。

他们慢慢走下楼梯。在楼梯拐弯的地方小绵羊停了下来，用双手握着他的一只手。“别这样难过！别这样！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。

他们沿着罗滕包姆街走了一程，然后就拐到美因茨大街。这里高楼相接，人如潮涌，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。晚报已经出版，没有人注意他们俩。

“这个家伙说，收入并不少，然后就从我这一百八十马克当中拿走了十五个马克，这帮强盗！”

“这笔钱我会弄到的，”小绵羊说，“我会弄到的。”

“你得了吧！”他说。

他们从热闹喧哗的美因茨大街拐到克吕姆佩尔路，到了那

里四周就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。

小绵羊说：“现在，有些事情我可明白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早上我老感到不舒服。这简直可笑……”

“你大概感到月经要来了吧？”

“在这以前，我倒是老想会来的。可是，谁又会马上就想到这种事呢？”

“他可能弄错了吧？”

“不，我不相信大夫会弄错。事实确实如此。”

“可是，没看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呀。”

“不，我不信……”

“别吵！你听我说！那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可能，什么都可能！”

“也许月经明天就会来的，到那时我就要给这个家伙写封信……”他沉浸在沉思之中，就象自己是在写这样一封信似的。

走到克吕姆佩尔路的尽头，来到赫贝尔街。这条街上有漂亮的榆树，整个下午他们俩就在这街上漫步。

“那十五个马克我以后还会弄回来的。”皮内贝格突然说。

小绵羊没有回答。她小心翼翼地用鞋掌着地，然后再仔细打量，下一步该往哪儿踩。同过去相比，她的一切行动都判若两人。

“我们到底往哪儿去呢？”他突然问。

“我还要回趟家。”小绵羊说。“我要走的事根本还没有对母亲说过呢。”

“这还要说？”他说。

“小弟，别责怪我！”她恳求道。“我一定得回家看看，八点半

我就会下来，你打算乘哪班火车？”

“九点半的。”

“到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。”

“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，”他说，“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了。一辈子都是这样。”

吕琴街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工人街，那儿到处都是孩子，连认真地告别都不行。

“别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，小弟，”她握着他的手说，“我会弄到钱的。”

“对，对，”他说，试图笑一笑，“小绵羊，你简直是王牌，什么牌都能赢。”

“八点半我就下来，一定。”

“就不能吻一下吗？”

“实在不行，这种事马上就会传开的。勇敢点，勇敢点！”

“那好吧，小绵羊，”他说，“你也别把它看得太严重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她说，“我不会失去勇气的，回头见！”

她悄悄地，很快就上了那黑洞洞的楼梯，她那只小手提箱在栏杆上碰得啪啪直响。

皮内贝格目送着她那雪白的大腿。小绵羊已有千百次地离他而去走上这该死的楼梯。

“小绵羊！”他高声大叫。“小绵羊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她在上面问道，又从栏杆上俯着身子往下看。

“等一下！”他叫道，然后就跑上楼梯，气喘吁吁地站在她面前，抓住她的两只肩膀。“小绵羊！”他说，由于激动而上气不接下气。“埃玛·默尔舍尔，要是我们结婚，情况会怎么样？”

默尔舍尔妈妈——默尔舍尔先生
——卡尔·默尔舍尔，皮内贝格
来到了默尔舍尔一家人中间

小绵羊一声不吭。她从皮内贝格手里挣脱开来，轻手轻脚地坐到楼梯的台阶上，用裙子把她那两只大腿遮住。她就这样坐着仰望她的小弟。“啊，上帝呀！”她说。“小弟，你真的要和我结婚？”

她的两眼炯炯生辉。这是一双深蓝色的眼睛，蓝中带绿，现在它真可说是光彩熠熠。

这时，仿佛小绵羊一生中所有的圣诞树刹那间都在她身上燃烧起来……皮内贝格想到这里，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那好吧，小绵羊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就办吧。尽快办了，怎么样？”

“小弟，你可别急，我还来得及的。你说得倒也是对的，要是我肚子里的这个小家伙现在就有了父亲，那当然就更好了。”

“小家伙，”约翰内斯·皮内贝格说，“对，小家伙。”

他沉默了片刻，心里十分矛盾，是否该把自己所想到的告诉小绵羊呢？因为他在提出结婚要求时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小家伙；他想到的只是在这夏天的夜晚，站在大街上等待自己的女郎，一等就是三个小时，这很不成体统。可是他并没说出这些想法，只是求她说：“起来，小绵羊。楼梯一定很脏，你这条漂亮的白裙子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管它的！什么裙子，跟我们都不相干！我真幸福！汉

内斯！小弟！”说着她又站起身来投入了他的怀抱。这栋房子也在成人之美；里面足有二十家住户，他们进进出出的都从这个楼梯上走，可这会儿却没有一人打这儿经过。平常下午五点以后，总是人来人往的；挣钱的人回家来，那些家庭主妇匆匆忙忙地去买忘记买的食品和作料。可今天却不见一个人影儿。

皮内贝格抽出身子，说道：“我们一起上去吧——作为未婚夫妇。一起上楼吧！”

小绵羊担心地问：“你马上就想去吗？现在父母亲对你一点也不了解，我先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精神上有所准备，这样做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该做的事情，最好马上就做。”皮内贝格解释说，仍不想到街上去。“何况他们肯定会感到很高兴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那——好吧。”小绵羊若有所思地说。“母亲很高兴，父亲嘛——你知道，对他，你可别见怪。父亲喜欢开玩笑，其实，他是个有口无心的人。”

“我对他不会误解的。”皮内贝格说。

小绵羊开了门；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前厅。在一扇掩着的房门后面，有一个声音叫道：“埃玛，快过来一下！”

“等一等，妈妈，”埃玛·默尔舍尔应道，“我把鞋脱掉就来。”

她拉着皮内贝格的手，踮起脚尖把他引进一间靠院子的小屋，这屋里摆着两张床。

“把你的东西放到那后面去，喏，这是我的床，我就睡在这里。妈妈睡那张床。爸爸和卡尔在对面那个小屋睡觉。来吧——等一等，你的头发！”她慌忙用梳子帮他梳了梳乱蓬蓬的头发。